联 合 国 S/2018/922*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5 Octo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中非共和国局势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第 2387(2017)号决议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并请我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提交的。

2. 我在发出维持和平改革倡议和《行动起来促进维持和平》倡议之后，请胡安·加布里埃尔·巴尔德斯主持对中非稳定团进行独立战略审查。他于 2018 年 6 月至 9 月与联合国系统机构的 15 名多学科专家进行了审查，并于 7 月 2 日至 15 日率专家组访问了中非共和国。他与下列广泛的利益攸关方进行了会晤：福斯滕·阿尔尚热·图瓦德拉总统、辛普利斯·萨兰吉总理及内阁成员、国民议会和主要政党、武装团体、民间社会、妇女和青年团体、宗教领袖和民众代表，以及非洲联盟、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欧洲联盟、中非稳定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人道主义小组等外交界成员。除班吉外，专家组还访问了班巴里、班加苏、布阿尔、布里亚和卡加班多罗，并在亚的斯亚贝巴、利伯维尔、巴黎、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寻求进行协商。本报告载有此次审查的主要结果和建议。

二. 背景介绍

3. 在次区域、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支持下达成的中非共和国和平各项协议，未能系统解决贫困、不平等、有罪不罚、边缘化、有争议的公民身份、歧视等根深蒂固的问题，因此造成暴力和冲突祸害长期存在。政府努力加强能力、扩大存在，但难以借助少数人独占自然财富的经济为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和安全。因此，该国持续面临周期性暴力和动荡，特别是在偏远的东北地区。2013 至 2014 两年，暴力给冲突带来了宗教和族裔问题，一些方面继续利用这些问题煽动暴力。上述种种使国家濒临崩溃，促使在非洲联盟和法国进行干预之后部署中非稳定团。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重发。

18-16650 * (C) 231018 251018



4. 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该国取得了举办民族和解班吉论坛、组织 2015 年和 2016 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等一些重大成果，成功恢复了宪政秩序。稳定团每天采取暴行预防行动，并继续维护和保护国家的合法性和领土完整。稳定团部署至今已有四年，国际社会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危机继续存在，并有出现逆转的重大风险。尽管取得了进展，但由于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存在冲突的驱动因素，局势再次陷入僵局。2015 至 2016 年的选举是该国第一次民主、自由、公平的选举，但只是暂时减少了暴力。选举没有为推动解除武装与和解的包容性和平进程创造必要条件或框架。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武装团体的态势变得更加强硬，眼看权力分享安排的期望没有实现，就争夺领土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并大肆增加对平民的攻击，几乎随心所欲地从非法经济活动中牟利。

5. 此外，选举之后，国际和区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严重危机之上。比如，国际部队兵力减少，而国际部队对于中非稳定团执行维和任务、防止武装团体扩张至关重要。该区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动态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为此，开展了多种调解努力。这些努力最终基本纳入了非洲联盟和中非经共体主持的《非洲和平与和解倡议》，联合国表示全面支持这项倡议。

6. 2017 年初，由于没有实现政治和安全假设等原因，安全局势出现恶化。安全理事会第 2387(2017)号决议把支持政治进程作为中非稳定团的主要任务，以控制安全局势、保护平民，并为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创造条件。十个月后，这项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政治进程重上正规，稳定团的政治战略促进了许多地区的稳定，并控制了其他地区的安全局势。但是，该国的政治和安全动态并未改变，民众生活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暴力仍然时有发生。

7.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在联大第七十三届常会期间与总统福斯坦•图瓦德拉、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中非经共体秘书长艾哈迈德•阿拉姆•米一道，主持召开了关于中非共和国的高级别部长级会议，讨论该国的今后方向。与会者支持图阿德拉总统为实现和平、民族、解和发展作出的努力，并认识到中非共和国的稳定对整个区域的稳定至关重要。他们回顾，次区域各国必须继续进行建设性参与，必须在非洲倡议范围内密切协调各项调解努力，以加强和平进程。

三. 政治局势

8.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承认《非洲倡议》是中非共和国和平进程的主要原则框架，但是框架投入运作需要时间，并且缺乏资源。在利伯维尔路线图通过一年后，非洲倡议专家组完成了与 14 个主要武装团体的“倾听之旅”。在最近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布阿尔举行的会议上，在专家组的帮助下对武装团体的要求进行了协调，随后提交图阿德拉总统供政府审议。这是政府和武装团体对话的一个重要早期步骤，对话暂定于 11 月举行。专家组还与两个流亡的前国家元首弗朗索瓦•博齐泽和米歇尔•乔托迪亚进行了会晤。2018 年 7 月，《非洲倡议》在建设和平基金资助并在圣艾智德团体和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的支持下，于 7 月组织进行了培训，为武装团体、政府代表及政治和社会领袖进行直接对话做好准备。联合国

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举办了讲习班和研讨会，吸引妇女和青年进行参与。

9. 但是，民间社会、议员和其他国家利益攸关方提出批评，认为《倡议》缺乏包容性。人们担心，对话局限于 14 个武装团体可能会对民众的支持和任何最终结果的成功落实产生负面影响。人们对区域、国家和地方举措缺乏一致性表示关切，并担心平民和受害者利益不会成为对话的中心议题。

10. 2018 年 8 月 28 日，在俄罗斯联邦的支持下，苏丹在喀土穆与三个主要的前塞雷卡派别和一个“反砍刀”组织举行会议。此前，7 月 10 日在喀土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仅有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宣言，武装派别承诺支持《非洲倡议》框架内的和平与对话。喀土穆倡议最初引起了人们对两个平行、互补不协调的对话进程的关切。但是,《非洲倡议》的成果和各方普遍承认其为中心的和平努力，有助于加强支持国家和平进程的努力。但是，武装团体的立场可能更加强硬。

11. 中非稳定团继续通过针对地方情况和现有武装团体的地方协议，推进支持政府及改革努力和国家和平进程的政治战略。这些协议得到社区对话与和解倡议、军事和警察行动的支持，包括定点逮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和减少社区暴力方案及支持扩大国家权威的支持。

12. 在班加苏，4 月签署了一项地方协议，同时逮捕了民兵领导人，通过减少社区暴力方案解除武装，部署由欧洲联盟训练团训练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并由地方领导人进行族裔对话。这些努力导致最近几个月针对平民的袭击明显减少。在班吉，第三区的族裔对话促进了苏古拉行动后流离失所者逐步回返。马昆达和泽米奥的地方和平与和解进程有助于减少暴力，增加行动自由，便利国家机构的返回。同样，在布阿尔，这一进程有助于取消非法检查站，停止族裔暴力，确保回归、索回和复原武装团体(3R 组织)承诺结合复员方案实现复员和解除武装。7 月，布阿尔的 3R 组织和“反砍刀”组织领导人销毁了通过减少社区暴力方案收集的 1 652 件武器，履行了解除武装承诺。政府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在全国各地新成立了 8 个地方和平与和解委员会。

13. 政府已经开始为 2020 年和 2021 年选举进行筹备。政府正式提出请求后，联合国派遣选举需求评估团于 9 月 5 日至 18 日访问了该国。评估团对政治、选举和安全环境、选举法律和体制框架、妇女的政治参与以及选举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和需求进行了评估，以便就联合国可能提供的选举支持提出建议。6 月，国家选举委员会在与各政党、国家机构、民间社会和国际伙伴举办的讲习班上核准了选举法草案，将由政府提交国民议会。7 月 6 日，政府成立了草全国选举委员会改革法律起草工作组。

14. 我的负责中部非洲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弗朗索瓦 • 隆塞尼 • 法尔与区域各国进行接触，为《非洲倡议》提供支持。在 7 月 30 日洛美举行的中非经共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首脑会议期间，我的特别代表与图阿德拉总统、法基 • 穆罕默德显示、中非经共体主席、加蓬总统阿里 • 邦

戈 • 翁丁巴进行了磋商。在与区域国家元首的定期磋商中，他继续倡导加强区域关系，包括通过启动双边混合委员会解决跨界问题。

四. 安全局势

15. 2014 年以来，首都以外地区的安全局势长期动荡，武装团体在大部分地区开展行动，经常袭击平民、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武装团体之间冲突加剧使族裔关系更加紧张，继续成为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受到威胁、身无保障的主要根源。尽管实施了武器禁运和金伯利进程禁令，武装团体继续通过非法开采自然资源、非法检查站征税和武器贩运牟利。因此，他们在首都以外的影响甚微，地位得到加强。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班吉、班加苏和几个西部省份的安全事件有所减少。但是，中部、东南部等地区的武装团体冲突仍在继续。6 月至 8 月，在纳纳-格里比齐省的姆布雷附近，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中非爱国运动与继续袭击穆斯林商人的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与人民阵线结盟的民兵抢劫了 15 个村庄，烧毁 2 000 多所房屋，造成数千平民流离失所。7 月下旬，三名俄罗斯记者在凯莫省的德科亚-西布轴线上被杀。当时的情况仍未完全确定，国家当局正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进行调查。8 月初，人民阵线袭击并烧毁了布里亚南部伊拉-班达轴线上的 11 个自然资源丰富的村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与反砍刀组织有关联的民兵继续在瓦卡和下科托战斗。与"反砍刀"组织有关的战斗人员经常在纳纳-格里比齐、瓦卡、下科托和姆博穆省袭击中非稳定团的车队。9 月初，几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在人民阵线和反砍刀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后在布里亚被杀。

17. 在西北部，中非稳定团开展行动以及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部署一个连的兵力，消除了中非人民解放运动在瓦姆-彭代的存在，从而减少了其对平民的袭击，并导致 2018 年初在保瓦避难的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特派团的军事行动以及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两国政府的合作有助于限制“和平之路”组织对平民的袭击，“和平之路”是最近成立的地方民兵组织，从事大规模偷盗牛群的活动。牧民与农民及其相关武装团体之间的部族间暴力继续在瓦卡和下科托发生，平民和中非稳定团经常受到袭击。特派团在一些地区没有部署兵力，道路和后勤条件又极其艰难，因此特派团的反应严重受阻。

18. 前塞雷卡团体加大了非法经济活动的协调力度。8 月 5 日，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刚果爱国者联盟、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中非爱国运动在跨越乍得边境的莫瓦扬西多镇举行会议。他们同意组建“混合部队”打击盗匪活动，控制转运通道。

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

19. 联合国人员继续面临安全这一重大挑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记录了 132 起安全事件，包括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针对联合国人员、房舍、设备、车队的 34 次袭击和伏击，造成下科托省阿林道的一名维和人员死亡。报告了五起死亡威胁和骚扰联合国文职人员案件(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体所为)，还有两起联合国文职人

员被国内安全部队和武装团体拘留事件。共有 26 名文职和军事人员受伤，其中武装团体伏击和敌对袭击 20 人，道路交通事故 6 人。班吉和其他城镇发生了七次反联合国示威。一名维和人员因病死亡。

国防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投入运作

20.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经核实的 7 087 名官兵中，在安达福、布阿里、布阿尔和蒙贡巴部署的有 243 人，但没有中非稳定团或合作伙伴提供支持。迄今为止，在班加苏、布阿尔、德科亚、奥博、保瓦和锡布共部署 612 名欧洲联盟培训团训练的人员，与中非稳定团一起工作。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接受双边伙伴的捐助，如军备、车辆、通信和其他设备。中非稳定团负责在班加苏、奥博和保瓦临时提供燃料，并得到班吉政府提供的同样数量的燃料。因为缺乏按计划在全国部署新兵的重要设备和后勤，3 232 名警察和宪兵仍基本留在班吉。

21.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领导迄今在部署的部队中保持严明纪律，尤其是中非稳定团在场的情况下。军事总检查员和军事检察官办公室充分管理个人不当行为案件。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一些侵犯人权行为归得到报告；最严重的一起是指控 2018 年 8 月 12 日贝贝拉蒂附近瓦坡村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过度使用武力，中非稳定团当时没有在场。报告的其他侵犯行为包括偷窃、抢劫、骚扰、威胁、人身侵犯和勒索。地方社区对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态度积极，要求增加兵力，特别是在流离失所者开始返回的保瓦地区。几个前塞雷卡派别继续强烈反对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部署兵力。

22. 2018 年 7 月，政府举办捐助者圆桌会议，由开发署支持，欧洲联盟培训团和中非稳定团协办，讨论国防和安全部队问题，捐助者确认了认捐。根据图阿德拉总统的承诺，正在努力确保两支部队的长期支付和维持。中非稳定团继续提高部队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认识。

五. 人道主义局势

23. 该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倒数第二。一半以上的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非政府组织继续在极其严峻且日益危险的环境中开展拯救生命的工作，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取代国家提供基本服务。影响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事件激增，导致一些地区的准入受到严重限制，活动暂时中止。由于持续不安全、国家没有吸收和交付能力，在没有发展及恢复伙伴和机会的情况下，持续解决严峻人道主义局势的努力毫无进展。因此，该国继续处于人道主义危机边缘。

24. 流离失所人数创历史纪录。截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有超过 616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572 062 名难民。四分之一以上的民众继续流离失所。持续不安全加剧了粮食紧张和营养不良，从更大的保护关切来看，包括性别暴力和缺乏创收机会，对妇女儿童产生了尤为严重的影响。

25. 2018 年人道主义应急计划需要资金 5.156 亿美元，截至 10 月 1 日，资金到位率仅为 36%，应对 250 万人的需求仍需资金 3.3 亿美元。

26. 2018 年迄今为止，敌对行动已造成 7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死亡，18 人受伤，另外据报发生了 294 起针对人道主义行为体或组织的安全事件。

六. 保护平民

27. 由于武装团体冲突、袭击平民和国家力量薄弱，该国仍然是全球最严重的保护危机之一。这表明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保护差距和体制缺陷，包括缺乏国家自主权和国家责任。

28. 中非稳定团在行动区协助保护各地平民，包括在上科托、纳纳-曼贝雷、曼贝雷-卡代、姆博穆、瓦姆和瓦姆-彭代省的地方和平倡议和宣传，并根据需要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和逮捕行动。特派团加强了预警系统，改善了军民合作，增聘了 26 名社区联络助理，并建立了一个经过训练的保护协调人网络。但是，由于预防措施不足，中非稳定团部队的大部分保护职能是通过实体保护。这些努力的可持续性仍然脆弱，特别是因为国家利益攸关方继续认为保护平民主要是中非稳定团的责任，特别是在班吉以外以及国家机构很少或不存在的地区。有人出于政治动机公开批评中非稳定团保护平民或强行解除武装团体武装的能力和意愿。

七. 扩大国家权威和法治

29. 历史上国家政权在农村地区的微弱存在和极其有限的资源，使该国在扩大国家权威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尽管中非稳定团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一起作出了全面努力，其他伙伴也进行了投资，但由于缺乏手段以及能力和后勤方面的制约，该国基本无力向班吉以外民众提供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情况继续存在。

扩展国家权威

3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中非稳定团采取了若干举措，帮助政府重建法治和国家权威，并应民众要求提供服务。稳定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协助组织了 2018 年全国高中会考。稳定团和开发署与政府合作开发了“Lisango2.0”软件，为公务员的部署规划提供便利。8 月，为巴明吉-班戈兰、下科托、姆博穆、纳纳-格里比齐和纳纳-曼贝雷等省提名了包括 3 名女性在内的 5 名新省长，接替退休的省长。

司法和法治

31. 2018 年 7 月 2 日，颁布了特别刑事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特别刑事法院正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积极制定起诉和案件选择战略。在稳定团和开发署的支持下，司法机构在一些地区恢复了刑事案件审理工作。7 月 16 日至 8 月 31 日，班吉上诉法院举行第二次刑事案件庭审，审理了 15 起案件，包括数起与冲突有关的案件。8 月，博桑戈阿高级法院恢复了 2013 年起暂停的刑事案件审理。但是，其他国家司法和惩戒机构的能力普遍不足，班吉以外地区情况尤为严重。

32. 中非稳定团继续为监狱的非军事化提供支持，监狱完成了 300 名狱警中半数狱警的征聘工作。特派团采取紧急临时措施抓捕了九名重要人物，并为 54 名被

拘留者移送班吉提供支持，包括“反砍刀”组织头目皮诺•皮诺，他被指控参与2017 年 5 月袭击平民及维和人员事件。

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

33. 中非稳定团支持政府对西部 7 个武装团体率先实施复员方案，并继续在 6 个地点扩大减少社区暴力方案，使 5 100 人从中受益。政府继续与其他武装团体接触，以期达成进一步协议，将解除武装和复员工作扩大至国家其他地方。

安全部门改革

34. 2018 年 7 月 4 日，国民议会通过法律成立安全高级理事会，以加强问责制和对安全部门的文职监督。8 月 24 日，总统批准了政府关于到 2021 年为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预留 10%新聘职位的提案。应政府要求，中非稳定团协助招聘 1 023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并采取配额形式确保公平地域分布和性别均衡。8 月，欧洲联盟培训团完成了对第三个武装部队步兵营的培训。欧洲联盟培训团的任务期限于 7 月 30 日获得延长，将延至 2020 年 9 月 19 日。

35. 500 名新招警察和宪兵预定于 2018 年 10 月底完成一般性培训并开始专项培训。中非稳定团通过地雷行动处继续为武器和弹药管理提供支持，协助国防和安全部队开展基础设施规划和复习培训。

八. 人权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36. 2017 年以来，记录在案的武装团体和安全部队侵犯人权事件大幅增加。不过，中非稳定团注意到，由于族群间暴力减少等原因，2018 年 1 月以来与冲突有关的平民死亡人数出现下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稳定团记录了 597 起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事件，涉及 1 077 名受害人。绝大多数事件为武装团体所为，主要发生在上科托、上姆博穆、曼贝雷-卡代和瓦卡等省。杀害、伤害、死亡威胁、残忍和不人道待遇、冲突中的性暴力、剥夺自由以及抢掠、占领、袭击卫生保健中心和礼拜场所仍然是最为常见的侵犯人权行为。

37. 6 月，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宣传问题高级理事会制定了关于防止公开煽动暴力和仇恨言论的国家行动计划。但是，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行为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没有明显变化。

38. 负责成立真相、正义、赔偿与和解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继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编写国家磋商计划。此外，正在制定过渡时期正义战略，支持《非洲倡议》。

儿童保护

39. 继续收到有关武装团体杀害、残害、招募儿童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的报告。注意到拒不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准入问题在卡加班多罗尤为严重。

冲突中的性暴力

40. 受害人向国家警察快速干预部队报告的性暴力，包括冲突中性暴力的事件有所增加，但是仍然难以确保对被控施害者进行迅速审理。

九. 社会经济状况

41. 持续动荡不安的局势对国家的宏观经济展望和经济运行前景造成不利影响，导致 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下滑至 4%，低于最初预测的 5.3%。2018 年的预测增长率为 4.2%。基本基础设施缺乏，国际金融机构等投资不足，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增长。

42. 中非稳定团和国家工作队与其他伙伴一道，为政府执行 2017-2021 年国家恢复与建设和平计划提供支持，捐助方为国家计划认捐约 22 亿美元。6 月至 7 月进行的半年度审查表明，资金到位率上升至 49%，但资金使用脚步缓慢。《相互协作框架》半年度审查强调，需要提高国家各级的能力，增进对恢复与建设和平计划和相互协作框架的国家自主权。审查着重指出，为实现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包括为启动选举筹备工作迅速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部署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与稳定团一道开展工作等。部门战略、政策、计划和框架制定工作继续进行，这些文书对于加快规划、落实迄今调动的资源并转化为民众所需的和平红利至关重要。

4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审查了该国的中期信贷机制，并于 7 月核准批款 3 210 万美元。部分款项将用于支付 2003 年拖欠的公务员薪金，以及逐步清算私营公司的国内债务。6 月，国民议会通过了经修订的财政法案，新法案增加了社会支出和公共投资。

十. 稳定团的能力

44. 四年前中非稳定团成立的背景和假设在今天继续影响着稳定团的能力。部署稳定团是为了在国家羸弱或者没有建立权力机构的情况下为国家当局提供支持。这往往导致对稳定团可能取得的成果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在合作伙伴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寄望稳定团替代其他伙伴，使优先授权任务的努力和稀缺资源转用其他地方。同样严峻的是，足够全面的政治战略以及相应的安全战略的制定工作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资源无法对接极为困难的业务和后勤环境，进一步加大了执行授权任务的难度。然而，必须肯定中非稳定团在能力和推进手段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作出的重要改进。大多数独立战略审查对话者表示，中非稳定团防止了大规模暴行和国家崩溃，稳定团的继续存在至关重要。

A. 军事

45. 截至 10 月 1 日，中非稳定团已部署 11 170 名军事人员，占核定总兵力 11 650 人的 95.88%，女性占比为 3.17%。部队设有 10 个步兵营、2 个快速反应战斗群、1 个预备营、1 个特种部队连、1 个快速反应部队连，另有若干辅助部队，包括 1 个宪兵连、5 个工兵连、1 个重型运输连、3 所二级医院、1 个一级+前方外科单元和 3 支直升机部队，包括 1 支作战直升机部队。稳定团正在联合国总部的指导下，审查自身能力及应对程序，以期改进伤员后送支持。

46. 截至 2018 年 10 月 1 日，安理会核定的 900 名部队人员中已有 750 人开展作业。其余部队人员预计于 11 月底实现全面作业能力，配备专用设备，包括机动性强的侦察装甲车以及工程车辆、后勤和医疗设备等使能因素。中非稳定团将通过两个高机动营加强军事态势，这两个营是由三个连组成的联合特遣部队，能够同时部署和自主行动，具有战力倍增手段。它们将充当快速反应部队，负责处理重大安全局势。

B. 警察

47. 截至 10 月 1 日，中非稳定团已部署 1 918 名警务人员，占核定人数 2 080 人的 92.21%。其中包括 385 名单派警察，占核定人数 400 人的 96.25%，包括 52 名女性。还部署了 10 支建制警察部队和 2 支保护支援部队，共计警察 1 533 人，占核定人数 1 680 人的 91.25%，其中包括女警 102 人。因派遣国设备有限，尚未将警察保护部队改为建制部队。一旦问题得到解决，将向贝贝拉蒂和博桑戈阿部署机动性更高的部队。

C. 文职人员

48. 截至 10 月 1 日，中非稳定团已部署 1 384 名文职人员(1 151 名工作人员和 233 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占总共 1 747 个核定职位的 80%。女性 273 人，占比为 23.7%，其中 21.5%担任 P-5 以上职位。

D. 部队地位协定

49. 中非稳定团继续与政府密切合作，处理若干违反部队地位协定事件，包括重要设备进口方面的违反事件。

E. 优化业绩

50. 中非稳定团加强努力，从培训、设备、评价和领导力等一系列活动入手解决业绩问题。稳定团现为维持和平行动部业绩评估综合系统试点单位，正在制定指标，以便对照战略目标衡量全团业绩。自 2017 年 9 月推出在线军事业绩评价工具以来，稳定团对一些部队进行了评估，基本得到满意评级，现正在按需实施业绩改进计划，包括根据这些评估实施改进计划。稳定团率先使用创新技术，支持业务活动和部队保护工作。对于执行阿穆苏准将(已退役)[1] 独立调查报告关于改进稳定团保护平民对策的建议以及根据多斯桑托斯·克鲁斯中将(已退役)报告制定的旨在减少维和人员死亡人数的行动计划，稳定团都取得了进展。后一项行动计划已取得成果，2018 年恶意行为造成的维和人员伤亡人数比 2017 年同期减少一半，降至 6 人，但受伤人数从 2017 年的 18 人增至 34 人。稳定团大大改善了人员的住宿条件。

[1] 可查阅：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improving_security_of_united_nations_peacekeepers_report.pdf。

F. 包括性剥削性虐待在内的严重不当行为

51.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记录了 9 起针对中非稳定团部队的性剥削性虐待指控，正在等待相关派遣国和联合国的调查。稳定团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儿基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协作，将新报告指控的共 19 名受害人移交适当的援助机构。稳定团管理人员签署了问责契约，承诺尽力防止和应对性剥削性虐待以及其他违禁行为。9 月，稳定团与联合国机构以及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签署了性剥削性虐待信息共享议定书，阐明并加强了及时报告、移交和向受害者提供多部门援助的途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72(2016)号决议所述审查程序，联合国对向中非稳定团部署兵力的两个部队派遣国进行了联合技术审查访问，以期加强待处理性剥削性虐待指控的信息交流，并为部队日后部署进一步做好准备。此外，为执行决议成立内部委员会继续对稳定团部队和警察派遣国进行监测，以发现关切领域并确定有待采取的相关行动。

十一. 包括中非稳定团任务期限延长在内的建议

52. 独立战略审查建议根据我的“行动起来促进维持和平”倡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延长中非稳定团任务期限，推动稳定团在关键领域在遏制的基础上实现转型。因此，要继续根据第 2387(2017)号决议重新调整稳定团的优先事项和核心任务，并调整其优先位置。不过，鉴于目前的情况，需要加强稳定团的某些任务，如加强对和平进程和安全战略的政治支持，同时建议开展为国防和安全部队以及选举进程提供有限后勤支持这两项新的任务，并建议精简其他现有任务。

53. 要提高《非洲倡议》主导的政治进程的成功机率，所有行为体必须把和平进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正如高级别活动所强调，国际社会和区域各国必须重新致力于《非洲倡议》进程，承认图瓦德拉总统的民主合法性，承认中非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54. 还需建立一个更加有力、更具包容性、由《非洲倡议》主导的进程，以此作为和平进程的主要原则框架，使和平进程转型成为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具有合法性且同时考虑到国家和区域问题的全面进程。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确保持续一致的区域参与，包括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任命一位知名人士担任和平进程担保人，并确保推动更有力的区域参与。

55. 联合国，特别是中非稳定团，应该在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非稳定团必须在《非洲倡议》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使稳定团的工作与和平进程紧密对接，从而牢牢植根于和平进程。为此，经与非洲联盟商定，我的负责中非共和国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最近入选调解人小组。我并要求中非稳定团加强优先任务，支持政治进程，为此加大对《非洲倡议》的实务和调解支持，以补充稳定团目前的技术、后勤和安保支持。我还请中非稳定团调整政治和安全战略，与《非洲倡议》对接，进一步加强和平进程的协调一致，将地方和国家和平努力与复员方案、安全部门改革、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恢复国家权威的持续努力挂钩，同时确保《非

洲倡议》的努力顾及政治、安全、人权、人道主义和保护方面的新情况。鉴于中非稳定团将受命协助执行一项最终成果，这一点尤为重要。

56. 为此，我建议中非稳定团调整结构，加强能力，特别是在政治和战略传播方面，包括更好地为我的特别代表开展斡旋提供支持。中非共和国政府、《非洲倡议》以及中非稳定团制定共同、全面的战略传播和外联计划，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看法和动机，向民众通报和平进程，筹备选举进程，解释稳定团的任务和行动，并加强对媒体和仇恨言论的监测。

57. 为了实现更有力的承诺和更大的一致性，支持和平进程，应通过国际支助小组及其国内机制加强非洲联盟、联合国、中非经共体和所有其他伙伴之间的协调和伙伴关系。所有伙伴采取包容、透明、协调一致的办法是唯一的前进方向。随着政府对捐助方的协调能力得到加强，中非稳定团的任务应当反映此种更加有力的召集和协调作用。

58. 必须与所有拥有明确政治或行政目标的武装团体进行对话。与此同时，参与和平进程的武装行为体应履行对和平对话的承诺，停止非法攫取经济资源、非法征税和袭击平民、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为。利益攸关方应就不同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的定性分类达成一致，以便根据其具体性质和关切事项采取相应的办法。这将确保参与战略能够综合利用国家、区域和国际工具，确保与继续攻击平民和使用暴力阻碍国家实现稳定的人进行对话，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警察行动以及中非稳定团的紧急临时措施，并实施制裁。

59. 需要在和平进程与正义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应当把以和解为目的的过渡期正义纳入政治进程，同时确保问责，确保对受害者的有效补救，支持民族和解和社会融合，包括支持流离失所者回返。虽然关于大赦的不同观点依然存在，但过渡期正义机制应包括司法机制和非司法机制，在人权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全面的、以受害人为中心、对性别平等有敏感认识的办法。联合国，特别是中非稳定团，应继续在这方面为中非共和国政府及《非洲倡议》提供支持。

60. 中非稳定团不仅向特别刑事法院提供支助，还要向国家司法和惩戒机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应加强对这方面支持举措的协调，包括司法能力、受害人和证人保护以及起诉战略等方面。稳定团应继续采取紧急临时措施，逮捕并协助调查、起诉、羁押阻碍和平进程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

61. 将 2020-2021 年度选举作为政治进程的组成部分，应有助于解决冲突的一些根本问题，要促进民族建设与和解，促进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自愿和有尊严地回返，确保他们参与政治进程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为此，必须把地方选举摆在同样优先的位置，并考虑到 1988 年以来从未举行过区域选举。展望下一次选举，也有助于为落实本身与选举无关的重大进程提供必要的动力，如权力下放、过渡期正义和扩展国家权威，包括重新部署国家武装部队、警察和宪兵。

62. 若安理会授权，中非稳定团可通过以下方式为选举进程提供支持：(a) 由我的特别代表进行斡旋；(b) 提供技术、业务、后勤、安保支持和能力建设，特别是向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上述支持和能力建设，以便规划和举行下届总统、议会

和地方选举；(c) 协调国际选举支持。为了减少费用并确保及时完成重要进程，包括少数族裔的代表性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参与，需要尽快启动此类支持，特别考虑到中非人民强烈希望遵守宪法规定的时间表。中非人民必须有一个他们能够支持的选举进程，包括资金支持，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真正扎根。因此，联合国为这些选举提供的支持必须推动提升国家能力，并确保中非人民能够为今后的选举提供支持，从而减少对国际支持的依赖。

63. 和平进程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包括安全、正义、和解、国家认同以及治理、提供国家资源和平等社会经济机会等方面的努力，必须把重点放在冲突根源以及作为危机最大受害者的中非人民的优先事项上。同时，还应从物质上改善人民的福祉。这将有助于加强和平进程的合法性以及中非人民对进程的信任，有助于确保进程取得成功。因此，应加快实施国家恢复与建设和平计划。为此，联合国和其他伙伴应通过国家恢复与建设和平计划秘书处向中非共和国政府提供支持，推动各省的项目编制和筛选工作并加快交付和执行。

64. 无论是政府、中非稳定团还是伙伴，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消除危机根源，防止冲突复发。和平、安全和发展行为体之间以及这些行为体与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保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建设和平活动应与发展措施紧密联系，为此合作伙伴必须致力于中非共和国的建设和平优先事项，并承诺为联合国系统开展活动提供充足资源。

65. 人民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威胁。单靠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无法可持续地保护平民，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保护。首先，国家当局负有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必须向国家当局提供更强大的支持，提高其能力，使其能够尽快承担起责任。应该制定一项全面保护平民的战略，让所有相关行为体，特别是国家当局，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其他伙伴都参与进来。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将进一步加强保护平民的"全联合国"办法，同时继续提高绩效，包括在军事行动后系统地进行平民风险评估和审查。

66. 中非共和国和平进程取决于是否存在有利于对话的安全条件。有效谈判和执行任何结果都必须得到可信、充分且持续的军事压力的支持，防止武装团体进一步加强或壮大，包括停止其非法经济活动，鼓励他们建设性地参与和平进程，包括选举。因此，与和平进程相一致的国家安全综合战略至关重要。除了加快安全部门改革之外，还需要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欧洲联盟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支持，以部署和运作国防和国内安全部队，应对军事和犯罪威胁，这对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最终撤出仍然至关重要。如果安全理事会授权，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可以根据我 5 月 15 日给安理会的信(S/2018/463)中的目标和联合国人权尽职政策，除了提供已经授权的支持外，与合作伙伴一道，向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警察和宪兵提供有限的后勤支持。为确保目标一致，国际支助小组是汇集国际层面的这些努力以确保安全部队认同这些愿景，并向其提供协调支持的最合理平台。

67. 除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军事和警察行动之外，其安全综合战略将更充分地利用联合国非军事的能力和战略，如(a) 扩大国家权力、(b) 安

全部门改革、(c) 复员方案、(d) 民防资源、(e) 刑事司法和利用平民力量来保护平民，正如中非稳定团在地方一级参与解决与主要武装团体无关的暴力所做的那样。应该通过所有这些战略和活动将人权纳入主流。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和人权高专办事处将确保将人权以及对、妇女儿童保护问题的关切纳入区域、特派团整体战略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和国家工作队的战略，包括纳入地方协议和非洲倡议牵头的进程。

68. 由于各方普遍认为，保障安全事实上主要靠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因此，稳定团将根据中部非洲的情况和环境转变为采取更加活跃的态势，充分协调其安全能力，提高业务效率，支持和平进程。尽管安理会 2017 年批准增加兵力，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显然还是力不从心。因此，我将致力于在不增加核定兵力的情况下提高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绩效。这将涉及建立和实施特遣队和领导层的业绩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创新技术；继续执行我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零容忍政策；减少基地和营地数目；并就维持和平的世俗性质制定建制军警部队“行为守则”和准则，同时改善以人为本的维持和平和社区外联工作等。

69. 如果不能生成拥有合适装备和正确姿态的合适部队来提高机动性、主动性和灵活性，这些努力就无法付诸实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要求部队配备专门装备，包括侦察和高机动装甲车辆，并配备增强能力和战斗力的综合手段，使稳定团变得更加灵活和机动，使得由自给自足连组成的各营能够在不同地区快速、同时做出反应。尽管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事实证明很难生成这种专门能力。

70. 仅仅中非稳定团产生这种能力，不足以提高任务执行效力，也不能给中非人民带来长期利益。此外，中非共和国环境极其恶劣不容低估，例如仍然缺乏公路和航空基础设施。后面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让所有相关伙伴和利益攸关方都参与起来，通过大量投资和多方面战略来改善，以满足该国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

71. 中非共和国的危机和中部非洲地区复杂的动态之间密不可分。制订国家具体战略时应考虑到冲突的区域层面，反之亦然。因此，联合国系统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对中非共和国及其邻国的双边和共同利益进行全面的区域分析，并评估如何共同解决问题。这应有助于更好地预测和预防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风险，也有助于区域预防工作，包括通过运作混合委员会来更好地控制跨界威胁，包括与转运有关的暴力和跨国非法贩运，并促进双边合作推动和平与发展。将进一步利用区域分析所有现有机制解决战时经济问题，包括更好地执行制裁制度。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和联合国在该区域的所有相关实体和行为体将密切合作，开展此类区域举措。

72. 鉴于战时经济，特别是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政府和发展伙伴应紧急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具有相对优势，其他伙伴将能更好地支持政府制定这样一项战略。另一方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可以酌情支持和平进程中有关非法开采和权力下放的相关规定。

十二. 财务问题

73. 大会第 72/290 号决议批款 9.302 亿美元，用作中非稳定团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截至 10 月 10 日，中非稳定团特别账户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1.855 亿美元。截至该日，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18.269 亿美元。截至 2018 年 7 月 30 日，部队和建制警察费用已经偿还，同时按照季度付款时间表偿还了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遣队所属装备的费用。

十三. 意见

74. 自中非共和国 2013 年再次陷入危机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恢复了宪法秩序，在扩展国家权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以及若干省份的暴力事件减少。然而，一年前，我警告说，冲突已经升级，如果任由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就有发生逆转的严重风险，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一年后，第 2387(2017)号决议所概述的战略取得了成果，局势得到了遏制。我对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表示欢迎，这是政府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支持下稳步努力取得的结果。

75. 然而，局势仍然极其脆弱，逆转的风险依然存在。还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在人们仍然被杀害、受伤和流离失所，在家庭和社区被摧毁或被操纵成暴力相向，仇恨言论继续煽动暴力的大背景下，可能首先需要采取权宜之计，之后再考虑持久和平与稳定。展望未来，我们现在必须更加密切合作，改变政治和安全环境，支持全国共同努力，领导国家从战争走向和平。

76.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与图阿德拉总统、法基•穆罕默德先生和阿拉米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三届常会期间共同主持了与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合作举行的中非共和国问题高级别部长级会议。我高兴地看到，与会者对中非共和国和非洲倡议表示了高度支持，他们强调这是和平进程的主要框架。

77. 只有通过政治解决方案才能解决该国长期存在的危机，我赞扬非洲倡议领导的和平进程取得的进展。现在为在下一轮选举前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为防止进一步的暴力或局势的恶化提供了宝贵机会。因此，我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优先考虑这一和平进程。我非常欢迎区域行为体和国际社会社会承诺将所有和平倡议纳入非洲倡议的框架，以确保和平进程的连贯性并加强对话。

78. 我还赞扬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在支持和平进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开展的工作，随着我们共同向前迈进，这一作用和这些工作就将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将致力于在和平进程中目标更加统一，并更加密切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相对优势，例如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斡旋、安全态势、实地力量和实质性专门知识，包括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安全部门改革和过渡时期司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79. 此外，法基•默罕默德和我同意联合提名一名知名人士作为和平进程的保证人，并与中非共和国的所有合作伙伴，特别是该区域的伙伴联络，帮助推动非洲

倡议取得成功。这项措施象征着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更有力参与，并将促进更有力的区域参与。

80. 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中非人民仍在受苦。实现和平与稳定需要时间。对人民、国家和整个地区来说，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和平进程再次失败。失败的代价太高。迫切需要迅速、切实改善中非人民的生活，结束暴力。全面取得进展将需要社会更广泛的阶层参与和平进程。事实上，中非人民，尤其是妇女和青年，是这些循环往复的暴力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但他们在历史上基本上被排除在和平进程及其结果之外。因此，我期待政府和非洲倡议发挥领导作用，采取措施确保和平进程取得成功。我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支持和平进程并作出承诺，确保进程考虑到人民合理的长期关切问题，这必须是任何可持续解决办法的核心。与此同时，和平进程不能仓促推进；应当提供必要的时间就怨愤进行谈判，使得能够走上可持续、可执行的前进道路。

81. 正如我们从过去学到的那样，和平进程必须在所有国家和区域行动者的支持下，优先处理和解决危机的根源问题。这些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行政问题。因此，必须坚定地将这些问题融入一个包容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必须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且为民众所有。任何对话的起点都应该是平民的安全和福祉。我仍然深感关切的是，武装团体之间对非法经济的暴力竞争继续造成无辜生命丧生、严重侵犯人权以及本已脆弱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我呼吁武装团体再次承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将武装力量撤出居民区，以及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扩张、招募和非法活动。这将表明他们真诚地愿意真正参与和平进程，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安全有保障的前景。如果不能在实地将这一承诺转化为现实，就很难想象能够推进和平进程，结束暴力。

82. 我失望地看到，尽管在过去几年中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努力，但武装团体的各个据点如果说没有得到加强，也是保留了其地位和影响力，并继续从非法征税和非法开采自然资源中获益。作为冲突主要推手的“战争经济”必须停止。需要采取严厉措施来制止这些活动，这需要国家和区域当局的政治意愿和支持。我感到关切的是，中非共和国和该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空间扩大这一令人担忧的前景，一些行为者可能会利用这一情形从事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为更好地协调必要措施，区域机制等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联合国将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83. 我继续对平民、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遭到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侵害感到震惊和愤慨。我最强烈地谴责这些让人不可接受的袭击，其中一些行为可能构成了战争罪。我再次呼吁中非共和国当局迅速调查和起诉肇事者。我还承认并赞扬政府在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及其邻国的支持下，努力将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一些肇事者绳之以法并追究责任。

84. 国家当局采取步骤为平民的保护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我对此感到鼓舞。这需要长期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包括停止操纵政治行为体和武装团体为其自身的政治或资源利益而加剧紧张局势，损害平民，或分裂国际或区域合作伙伴。中非人民不再是自私或狭隘议程的永久受害者。

85. 中非人一再提出的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的要求需要得到满足。然而，仅靠司法程序不足以确保受害者得到补救、问责和支持和解。我强烈敦促政府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密切合作，推动设计和执行一项全面、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且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过渡时期司法战略，并确保该战略完全符合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还必须将该战略与非洲倡议领导的和平进程相关联。正在建设中的真相、正义、赔偿与和解委员会工作是值得欢迎的一步，应辅之以其他机制，确保该进程确实综合、全面。

86. 我欢迎迄今为将国家权力扩展到全国，包括国家权力一直基本缺席的地方所做的努力，这应为逐步下放权力和加强地方民主治理打下基础。然而，国家当局仍然很大程度上无法保护民众或向民众提供服务，这极大地影响了其合法性和社会契约解除工作。局势不安全以及缺乏手段、能力和后勤使这些努力受到了限制，我们必须开展更多工作，帮助克服这些困难。在国家继续扩展权威之际，在部署国家代表，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队时，必须考虑到民众的敏感性和看法。因此，我强烈鼓励政府在公共服务管理中实行公平参与和任职政策，包括提拔称职、专业、公正的公务员，包括诸多少数族裔参与其中。这些举措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建立合法性以及对国家的接受度。

87. 为此，我欢迎在中非稳定团行动的支持下，在该国几个地区部署欧洲联盟培训团训练的武装部队。这对于加强国家自主权、部队承担起对本国和人民安全的责任、为中非稳定团的最终撤离铺平道路至关重要。武装部队的部署和更广泛的安全部门改革需要可持续的财政和后勤支持来改变实地局势。这将需要加强努力，将国防和安全部队发展成为为全国各地的当地民众所接受的、专业、有代表性且地域平衡的部队。因此，我谨回顾我 5 月 15 日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的建议(见上文第 66 段)。我还鼓励同等重视国家警察和宪兵，将他们作为确保法律和秩序的主要工具。在此方面，我热烈欢迎扩大欧洲联盟培训团的任务，就军民合作向内政部和宪兵提供咨询，以补充中非稳定团的作用。

88. 我仍然对持续不稳定的人道主义局势感到震惊，最近几个月，动荡的局势已导致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了 2014 年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我同样关切大批难民滞留邻国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呼吁政府加快采取措施，支持他们安全、有尊严地返回，特别是在已具备安全条件的西部。这将需要支持当地社区对话，以确保接受和重新确认回返者的财产权以及人道主义机构提供的援助。

89. 人道主义合作伙伴继续在班吉以外日益危险且昂贵的业务环境中提供大部分基本服务，同时他们的工作长期资金不足。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人道主义行动者受到攻击造成人员死亡，物资遭到抢掠，。这种行动迫使迫使人道主义行动中止，剥夺了社区急需的援助，发展工作也受到阻碍。这些袭击必须得到遏制。武装团体必须承诺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提供。我还敦促捐助者帮助满足资金需求，这对于提供援助至关重要，因为一半的民众每天都在为填饱肚子而挣扎，而近三分之一的民众严重缺乏粮食保障。

90. 需要切实投资于基础设施，使民众和发展能够从中受益，同时加强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流动性。我强烈敦促政府和所有合作伙伴支持此类

投资，并迅速开始提供发展和恢复机会，以补充和逐步取代人道主义援助。我欢迎欧洲联盟和世界银行加强参与，包括承诺加强发展投资，以此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以及创造就业机会。这也要求更密切地协调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的政治和安全战略。

91. 尽管我在本报告中概述了严重关切问题，但我仍然乐观，看到了许多机会。为实现这些目标，造福中非人民，我们需要通过振兴后的国际支助小组等途径制订共同的愿景，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以确保开展有意义、有效的合作，并建立长期伙伴关系。我的维持和平行动倡议也为获得这种统一支持和密切合作提供了基础。我将继续履行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共同承诺宣言》中对中非稳定团的承诺，并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也这样做，并感谢包括中非共和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签署了该《宣言》的国家。

92. 根据本报告概述的调查结果，我建议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核定兵力上限为 11 650 名军事人员，包括 480 名军事观察员和参谋；核定警力为 2 080 名警务人员，包括 400 名警官和 1 680 名建制警察部队人员以及 108 名狱警。

93. 安全理事会第 2387(2017)号决议规定的中非稳定团的优先任务，即支持政治进程、保护平民和促进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创造安全环境应予以保留，同时按照上文第 55 至 60、68 至 70 段中的建议，加强其有关为和平进程和安全战略提供政治支持的任务。这将需要调整其结构和能力，特别是政治和部队的结构和能力，特别是部队的兵力和能力。我还建议安全理事会在中非稳定团的任务中增加两项新任务，如第 63 和 67 段所述，支持选举进程，向国家武装部队和国内安全部队提供有限的后勤支持。我还建议调整中非稳定团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如第 72 段所述，依靠合作伙伴的相对优势。

94. 我非常感谢我的特别代表帕尔费-奥南加-安扬加坚定不移的奉献和领导。我非常感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部队和警察派遣国的人员经常在极端条件下的坚定承诺。我还感谢我的中部非洲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负责人弗朗索瓦·隆塞尼·法尔在该次区域为支持中非共和国所发挥的作用。我感谢非洲联盟、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双边和国际合作伙伴(包括通过国际支助小组)和非政府组织持续努力，支持该国政府和所有中非人民携手共创一个和平、稳定的中非共和国。最后，我衷心感谢巴尔德斯先生领导战略审查工作，为我们在中非共和国开展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MINUSCA
October 2018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HAD
SUDAN
SOUTH SUDAN
CAMEROON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Sector West
Sector CENTER
Sector EAST
HQ Sector West
BANGLADESH
PERU
FPU CAMEROON 1
UNPOL
CAMEROON
TANZANIA
HQ Sector Center
PAKISTAN
BANGLADESH
PAKISTAN
FPU RWANDA 2
BURUNDI
MAURITANIA
NEPAL
FPU CONGO
HQ Sector East
RWANDA (BG)
CAMBODIA
PAKISTAN
RWANDA
SRI LANKA
FPU MAURITANIA 2
MOROCCO
ZAMBIA
HQ FORCE HQ
JTB
EGYPT
GABON
RWANDA
QRF PORTUGAL
SOF BANGLADESH
EGYPT
INDONESIA
PAKISTAN
SENEGAL
SERBIA
MP NEPAL
FPU CAMEROON 2
FPU EGYPT
FPU JORDAN
FPU MAURITANIA 1
PSU RWANDA
FPU RWANDA 1
FPU SENEGAL
PSU SENEGAL
Bangui
Berberati
Bouar
Bossangoa
Kaga Bandoro
Bambari
Bria
Ndélé
Birao
Bangassou
Obo
JTB Joint Task Force Bangui
BG Battle Group
Miltary Observer Position
National Capital
Préfecture Capital
Town, Village
Major Airport
International Boundary
Undetermined Boundary*
Préfecture Boundary
* Final boundar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0 50 100 150 200 250 km
0 50 100 150 mi
Map No. 4522 Rev. 13 UNITED NATIONS
October 2018 (Colour)
Department of Field Support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ction (formerly Cartographic Section)